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武夷集卷五

宋 余靖 撰

記

大宋平蠻碑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宥之三十
一年天宇之內海渚之外氈裘卉服罔不率俾粵五月
蠻賊儂智高寇邕州陷其郭賊虐衣冠驅虜稚父遂公
爵江東下所過郡縣素無壁壘倏然寇至吏民棄走因

得焚蕩剽鈔無所畏憚乃攻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然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國家於嶺南不宿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蔣階張忠素號驍將相繼覆沒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鋒益熾逼連賀毀昭賓再穴于邕矣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使狄公青以為將帥之任古難其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集則二廣之地禍連而不解矣亟自請行天子聽之遂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

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九月拜命
既授禁旅仍啓以舊鎮騎兵荆湖銳卒從行十二月至
桂林督部伍親金鼓然後兵知節制矣明年正月甲辰
至賓州先是鈐轄陳曙領步兵八千潰于崑崙之關公
推其罪首軒曙及佐吏已下三十一人然後人知賞罰
矣兵將股慄咸思用命是月已來引師至邕城一舍賊
悉其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倉卒道途皆有行列賊至
駐先鋒以接之公憑高望撫騎兵以翼焉賊徒大敗追

奔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山
積于道路偽署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營自
遁復入于蠻中先是命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
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過嶺與廣西經略使余靖同
其經制東西路賊盜故命公督大提舉然孫石贊謀而
軍中悉稟公之節制賊之再據邕也農者輟耕商者輟
行遠邇惶惶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朝野之論中外
歡然以方召之才兼機軸之重出剪狂蠻無噍類矣賊

之巢穴曰廣源州交趾之附庸也父為交趾所戮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淵藪悖傲以僭稱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又曰南天國再名其年曰景瑞曰啓歷雜名其左右之人自侍中開府已下署之其主謀者黃師宓儂廷侯儂志忠等戰沒於陣未有剪其羽翼而能飛剝其腹心而能全者也故宵遁矣嗚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餘月間連破十二郡所向無前夫豈自知破碎奔走在於頃刻之間乃知名將攻取真自

有體哉二月甲戌改乘轅其月丁亥至桂州詔徙護國
軍節度復以樞密副使召仍曲赦嶺南民得休息矣遂
磨桂林之崖石以書其勲其詞曰

有宋之大 天覆地載 四海正朔 百蠻冠帶

蠢茲狂寇 起乎徼外 父戮于交 逃死獠界

招納亡命 浸淫邊害 邊臣罔上 習尚以懈

卒陷邕郛 乘流東邁 志圖全越 肆其蜂蠆

廣城言言 梯衝附焉 攻之五旬 掠民而旋

賊鋒一至 千里無烟 還據于邕 五嶺騷然
天生狄公 輔聖推忠 情存義烈 志嫉頑兇
請纓即路 仗節臨戎 英材遘集 猛將風從
賊之敢鬪 實惟天誘 來迓于郊 奄喪羣醜
當我摧鋒 易如拉朽 僭補偽署 叢然授首
羽翼既剪 心腹既剗 雖欲自舉 人誰與圖
焚廬而去 回巢以逋 六親不保 曰獻其俘
厥推邕邊 南國之紀 九洞襟帶 列城唇齒

險固一失 兵糧無峙 庶民蚩蚩 烏獸驚跂

我公之來 電掃雲開 叛渙斗破 綱領重恢

師成廟筭 民得春臺 天聲遠振 繫公之材

大宋平蠻京觀誌

并序

大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蠻犯邕管陷之乘江流
暴漲東陷九城遂至廣州廣人怯戰登陴自固賊得駐
兵傳城攻之五旬雲梯土山極肆其巧城堅不能下乃
還經途復殘二郡覆四將再入于邕凡害將佐三十餘

負虜生口萬計牛畜資寶無筭所過焚蕩無餘楚越蕭然矣朝廷憂之君臣為之旰食樞密副使狄公青抗章請行願授成筭上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略使余靖經制賊盜命青以宣徽使都大提舉總其節制明年正月己未青帥三將兵至邕州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十五里所殺蠻衆二千二百餘人偽署侍郎黃師宓等腹心將領五十七人死于陣賊首儂智高其夜焚

城自遁詰朝引兵入城俾供奉官賈榮就戰場斂賊尸而殮之為塚于歸仁之南又遣郴縣尉區有鄰聚重傷還城而死并活擒而戮及奔而蹂踐燔灼者復三千二百二十八人為一塚瘞之于城之北二月有詔即其地築為京觀乃命立石以誌其伐銘曰

庸臣司邊 率職不虔 盜起其間 蠢爾異類
藏亡納叛 以輔狡煩 窺茲無備 乘虛襲怠
遂肆兇姦 順流而東 列城皆空 嶺表騷然

師徒桓桓 矢勁摧完 天下惻焉 帝命樞臣
握節屬鞬 拯墜綏殘 師行之律 賞罰貴必
其謀乃專 兵家之勢 動靜有制 所擊無堅
吁嗟羣醜 狃於常勝 敢當其前 驅彼犬羊
敵此熊羆 血膏于原 棄甲如山 遺骸亘野
百里腥羶 武功外揚 仁心內憫 念及幽泉
肩髀之葬 京觀之封 銅柱齊年 天聲遠振
皇澤重宣 永鎮羣蠻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古之建國者義以制事材以聚人八政之先曰食與貨
即山鼓鑄三代而然禹鑄歷山之金以禦水禍湯造莊
山之幣以拯旱虐周以金錫之利分隸虞衡唐以柳桂
之郡並建鑪冶貨之所產本無定處興造之謀期於便
事而已國家平一諸夏寵綏四海開寶興國之際收復
江閩因其故區作為泉布時移歲積地產靡常比年已
來治民幾廢焉今天子嗣位之二十七年特詔翰林學

士葉公清臣宋公祁經度山澤之禁以資國用乃僉作
奏曰謹按郡國產銅和市之數惟韶為多而蠻處嶺阨
由江淮資本錢以酬其直實為迥遠謂宜即韶置監分
遣金工以往模之歲用銅百萬斤可得成幣三百萬三
分其一以上供餘復市銅幾得二百萬如是則其息無
窮矣詔下其議於廣東于時轉運使直太史傅公某知
韶州比曹副郎樂公某協恭承詔以經厥始郡有故堞
號為西州遺趾高平宛出郭外乃相厥土墨則食焉凡

棟宇之制管庫之嚴詢于故實斷以心匠模沙冶金分
作有八刀錯水鑿離局為二並列關鑰互有隄防當其
中扃控以廳事誰何警察目無逃形其鉉錯之備用薪
炭之兼蓄別藏異室布于兩序出內謹密前為大閣治
官列署于閣之南羣工屯營于垣之外市材于山市甓
于陶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平價而與之
金不發帑貲不徭民籍而功用成為屋八百楹最材竹
鐵石陶甓之用一百四十萬惟材木六千資于連山釘

口十萬出自真陽餘悉辦于韶之境而民不知役乃知
循良之政誠自有體哉以皇祐冠年龍集己丑三月甲
午始築其基而飭其材八月辛酉棟宇完範鎔備物有
區工有居九月己亥大合樂以落之董舊巧募新習勗
怠勵惰授以程準日課千緡不愆于素初郡之銅山五
歲共市七萬前太守潘君一歲市百萬及樂公繼之乃
市三百萬明年又差倍之歲運羨銅三百萬以贍嶺北
諸治苟非主計者通其神提綱者揚其職守土者宣其

力則何以協規勑模成効之速如是哉且韶被山帶海
雜產五金四方之人棄農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
十萬窮則公剽怒則私鬪輕生抵禁亡所忌憚緩其羈
紲則鷹摯而陸梁急其銜勒則獸駭而跼齧故境壤雖
狹而獄犴寇抄常倍他境必資威肅惠和兼被于物乃
成善政觀此圖功賦事精至詳簡則民之受賜其可知
矣初以遠方置監議者不一故朝廷有以待之明年四
月乃下敕賜名永通時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五月記

海州社稷壇記

古之言社稷者其尊與宗廟等諸侯始封授以茅土歸其國而立社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教民美報也漢制郡縣置社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著于祠令則知郡國雖異而祀事無改春求秋賽未之廢也東海郡社稷舊壇貌在孤山之麓地形險迫儀度草略素亡壇壝高卑之式絕無畛域外內之限牛羊所踐芻牧弗禁慢神瀆禮闕莫甚焉范陽祖君擇之慶歷戊子由蘭臺丞佩郡

印既下車之三月以為羣神之在祀典者衆矣惟社稷
得用籩豆奠饗幣以修萬民之報而祠所弗嚴何以示
教乃相美土改而築之去舊趾五十步得平壤焉廣輪
數畝命以官田易之封土為壇陞降有陛襲今據古一
本於禮樹以所宜之木敞以門牆奉祠執事者齋有官
侍有次又閱章聖皇帝所頒崇器制度未如制者咸俾
新之於是政禮具舉人祇交感風雨以時田穀順成秋
八月行事于新壇以報神福民心熙熙覩盛儀而樂嘉

應也於戲擇之以通材遠識屈在外補觀其臨民賦政
先於典禮得古君子之風焉修淫祀以求庇者得不愧
乎督役者胸山令李良輔云

同遊泐溪石室記

人之跂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厥遊不得其勝則無所記
焉地之蘊靈蓄秀於方域者所賞不過其人則無所發
焉遊賞之會其難乎哉予以分司歸韶之明年江夏黃
君子京始宰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弊邑雖小地多

勝槩泐溪石室宜為稱首元和中番禺從事李文孺嘗誌其遊惜其景出涵暉之右而文不逮於到難故使茲山不甚顯聞於世若迂高車以辱臨之願去道弗蠟履以從又明年乃往遊焉其始去縣郭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為大山其厚無極東亘高阜積石所成澄溪下流人迹中斷揭溪即阜屬當大窾外若敞扉中如華屋平有度筵之廣高逾結棟之隆穹中四注屏舒玉削幽崖婉入如曲房小檻之容斜竇旁通有連薨接廡之勢雲

蒸霧積閉陰闢陽冬漏暖脉夏含淒氣天地炎涼所不能制固仙遊之所宅嵒棲之嘉致也既而徧覽幽趣庶逢前軌洗塵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迹在焉張炬而入則有六祖偃息石牀存焉嗚呼苟非子京奏刀恢恢之暇以奇勝見招何由崎嶇百里一屆其域及窺陳迹則古之賢哲寢處為常乃知世稱今人不如古宜哉子京時又招攝尉唐某進士譚某同遊既書名于壁復鑱石以誌之今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韶亭記

賢人君子樂夫佳山秀水者蓋將寓閑曠之目託高遠之思滌蕩煩紕開納和粹故遠則攀蘿拂雲以躋乎杳冥近則築土飭材以寄乎觀望惟韶山去州治八十里自元精胚胎陽結陰流不知鑪錘者誰獨秀茲境在昔虞舜南狩蒼梧九韶之樂奏于石上山之得名起於是矣國家丕冒海隅擇材綏遠殿省丞潘君伯恭特膺詔選來守嶺阨鋤強構弱有意於古下車期年人用休息

乃曰山為州鎮厥名尤著自秦開五嶺迄今千載憑軾
之使泛舟之賓大麓之下往還如織不知觀矚之地以
為山榮豈守土者詳近而畧遠哉遂按郡諜而相之背
山東渡五里而近得地曰靈溪即道左建亭而山之奇
秀森然在目矣俾來以圖授之矩畫先是賜紫僧法崇
者推誠導募眾所欽信嘗於康衢構榭以壯州邦既勤
基締將費髹艘太守曰吾以敦朴化人無事於侈可去
華就實移其用於茲亭崇曰明使君之言非唯集事兼

存為政之體絲是捨飾畫之浮費市梗梓之美材持畚
築運斧斤者子來而樂成矣越再朏魄而亭就則茲山
具美纖芥無隱屹者如闕闕者如庾平者如臺呀者如
谷向者如鬪背者如逃人立鳥跂霞明霧暗碧玉千仞
青螺萬疊殊形詭制紛不可名驅鬼投物巧不能備信
塵外之絕區也既而請名太守曰亭以山構而能盡山
之美其名韶云歲月日記

湧泉亭記

嶠南溪山之勝曲江稱最然其絕境多在遠郊徙州治以跨二江百餘載矣亭榭池館面高臨深前叛後續不逾雉堞耳目所詣不為難能尚書外郎杜君挺之之為守也獄無冤私賦役以時事舉條領民用休息近郭勝槩亡不周覽梁濟真水越一長亭得湧泉焉始其出喧囂入杳靄層巒曲澗嵐碧相照澗極崖平泉源在焉橫崗屈盤隱若伏獸疏窪為沼泉出石罅大若濤湧細如鼎沸久旱不竭經冬常滿南方瘴暑酷如煖焚暫息泉

上寒慄毛骨挺之乘間一來吟酌永日自非嘉賓無預
茲賞傍有精廬因泉得名於是知事僧謀於衆曰古之
君子必觀於水盖有道焉習氏之名千載若存盖有遇
焉今太守適意水石而露坐泉傍雖曠淡自適豈吾人
之所安也乃募金伐材構亭泉心貫之飛梁虹橫波際
翼以堂室備賓遊之憇外營確磴為民事之觀挺之暇
則造焉以滌煩慮既罷郡歸闕且半歲某與後太守潘
伯恭南康倅李仲求共陟泉亭一飯一啜不同於俗皆

當

時之乃書名屋壁以誌其遊後一月又書亭之始以寓事

仲求請模石而書之因歎曰韶處嶺阨雜產五金四方之民聚而遊手牒訴紛拏稱倍他郡挺之以誠應物庭無留事日自適於山水間乃知為政自有體也斯遊斯景書之其無愧挺之名且伯恭名夙仲求名定慶歷七年五月日記

韶州新修望京樓記

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楚為邊邑在越為交衢治

城居武水東真水西

古名虎溪唐諱虎字曰武

境壓騎田大庭二嶺

故地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官得名城暨善地故其擇守

於等夷閱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繇湘衡而得騎田故

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

便騎田雖乘驛舊途而王官往來太平水道是以風亭

水館高臺上舍徙在真水不視溪山巧拙而偏診左臂

者勢使之然耳今郡守河內常公承命而典城也心樂

易而政悉精力先是郡歲課丁夫刺船南海餽鹽數十

萬石俗固繇力而薄產矣又重之以困擾日益窘急而繁獄訟公之下車適遇主計集賢張公昱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斥工巧占名之卒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邦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之風雨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廢墮茲緝惟虎溪浮航之道帶遶闔下鍵閉僅存而雉堞樓櫓之制弛然莫具前所謂偏診左臂之失也公因暇日撫睥睨而四顧則山川鬱葱之氣森然滿目既嘆且喜其久蔽而有待乎乃命畚頽土完缺甃飭美

材籍士伍順啓塞之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美以臺其上民不瘠公不匱而厥功以成飛軒繚砌以望四野重巒複岫周遭萬形烟靄雨態遠近異色溪流浼浼逗碧洄清鳥聲漁唱出入杳靄君子訪境也皆絕其命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樓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獄市褰車帷者能廣其視聽故署其入之門曰通闌之門除道梁川而鄰國先交故標其出之門曰彬陽之門登高懷古而舜祠在望故題

其北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適心與境遠浩然之氣來棲人身如躡壺中而眄物休也非守臣之賢此景孰為來哉簷廡環合凡二十楹其形勝之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域智者創物夫豈徒然又况登陴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來郊勞為便亦所以輔官成而尊王命也時寶元

閏
年正月日記

韶州真水館記

真水館者郡守田曹副郎清河張公所建也按地誌真

水出大庾嶺

字本從水從貞今朝音犯廟諱故改為真

南與武水合二水

回曲而流故名曲江虞舜南巡奏簫韶於群石之右故名其山曰韶由是州以山名縣以水名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離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無慮之官嶠南自京都沿汴絕淮由堰道入漕渠汴大江度梅嶺下真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嶺道九十里為馬上之役餘皆篙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致萬里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真

水者十七八焉劉氏之自王也割韶之壤置英雄二州
壤雖減而道如故韶於嶺外為劇郡宜矣今上嗣位三
改元而得景祐其三年公自潯江郡易地而領是邦政
均而易從令約而易又雨潤霜嚴施之有宜補墜起廢
理無遺具先是郡有二館一臨武水曰清輝一據城之
東隅曰皇華惟真水之要津則皆亭以居艤舟之次公
乃與賓佐謀曰若天子之使諸侯之賓將王命宣民風
乘舳艫由真水而至者不授以館則餽牽積饋雖厚不

得盤桓上舍優游山水間地主之禮猶為缺然由是擇境於勝相地於隙取材於羨餘取工於卒徒民不知役而功用畢東瞰真水故即水名之凡一堂一皇二室兩廡以翼于門宿息井樹具焉前構飛閣命曰仁智樂山水之趣也煙齊遠水風生白蘋欄檻千家松蘿四望真仁智之所樂也後之至者有以見清河公求瘼之外又能樂山水之嘉不獨飭厨傳以異上賓蓋將使仁智者同此樂云耳時景祐五年歲在彘韋四月日記

韶州新修州衙記

古者諸侯宮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將
耽耽自秦人罷侯漢沿魏襲郡有守州有牧頒條詔專
生殺慮其久而固人心必三歲而易之修職貢於天子
在千里外則遽促其期再朞而易者故州民視刺史如
路人刺史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肯療矧肯完葺廨
宇耶韶在番禺之北去天子都城三千里而遙故為遠
官去留之心不固又可知矣皇上即位之八年以今尚

書外郎太原王君守其土下車之始綱目咸振束黥吏以繩墨制強宗以斧斤威聲一馳境內知禁然後險者傾瘡者平痼者愈魘者醒仆者起昧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被黔首於是中詔得比內諸侯滿三歲後所請也政成事簡地居衝要築室卑陋人何所瞻不欲視廨舍如前人之視民病也繇是因基構程用度壯棟梁麗榱桷山有美材不賦於民官有繕工不興其役煥諸侯之采章謹列郡之儀式挈壺所以授朔樹

戟所以示威乃仇高門以備其制分爭辨訟夙興夜寐
外皇中堂各有攸處首徇公也兔穴防姦簡書山積虎
符領兵器甲犀利對峙二庫加以層樓謹曝涼也按賢
序賓容豆舉觴則有東西小廳地暖春早百卉先媚亭
曰探芳疏池醜流一水迴合亭曰環翠射侯之亭曰百
中可以觀德也燕居之亭曰清虛可以頤神也翬飛翼
舒不僭不偪城隅一樓景最奇絕東溪北山秀在眉宇
落成之日露襲竹栢味飴顆珠圓美可愛亭曰甘露紀

嘉瑞也至於胥史分聯廩儲供上風雨之庇使葺之工
既畢民吏趨走扶伏固請礱石刻文以紀成績星飛一
介見辱嘉命謹按圖經控扼五嶺韶為交衝虞舜南巡
奏樂於此郡有遺跡因山得名漢置曲江縣為南海之
望邑晉立東衡州居湖南之屬城齊梁為始興郡置內
史以莅之偽劉割據析其地建英雄二州故始興之名
移於他部皇朝開國軍事民政咸俾儒臣領之邕容經
略名存實亡擬於舜韶彼則負矣胥齒江湘咽喉交廣

地之重也霜露北均疫癘南盡氣之和也霞駭萬拱雲
蒸千礎署之廣也合是數美為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
天聖庚午自殿中丞領銀菟符暮年之間再增秩至屯
田員外郎則為郡之才之政為萬乘知可見矣明道元
年十一月日記

武溪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武夷集卷六

宋 余靖 撰

記

潯州新成州學記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潯為善地鬱江東注上無氛惡
蠻溪獠洞不際其境民之從化豈間然哉國家題期數
佑丕冒嶺海偃革橐弓七紀于茲亦嘗詔牧守立庠序
以崇化厲賢為本而吏喜文法自進故於教育之道缺

然慶歷紀元之七禩京兆杜君應之被詔守土下車三日進謁先聖祠宮既而笏立周視見其庭堂卑隘像設墮剥冕皇服章不中程式瑚簋之制褻雜常用攝齊樞衣居無容席乃喟然歎曰明經進士之科其待賢也久矣州人未嘗預太常之第者蓋教之不至也乃大相厥土而營學宮卜郭之東龜則食焉肆命從事刁君紆以董其勞醵屋袞服正殿王禮配食從祀各列像次為堂乎東尊師教也築宮于西潔齋祠也翼以二序布為校

舍旦坐塾門人知所觀廟學既成明年仲春行釋菜之儀爵坫俎房壘雲洗海丹雘矩矱一範之禮奠幣飲福仰登俯退相者肄習其容濟濟諸生袍鞞陪列終事越翌日經師執帙以正厥位聽徒就席坐立以齒出規入矩啓憤發悱州人觀者知邦君以齊魯周孔之教而為政先與夫束刑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是邦之秀士白玘等聚而議曰君之不訓于我而廣其黷樂育俊民俾邦其昌我不可以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佐官

之費故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已事
俾以狀來謁記予謂杜君上以宣朝廷嚮學之意下以
成州里興賢之本能使遠邦學者異時取名爵於朝當
自今始真善教者可記也哉

洪州新置州學記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黨遂所居必
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
昔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夫祭菜

之義本於太學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江之西處
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為率郡之造秀以文獲仕歲有人
馬固宜興學校以寵其俗景祐改元之明年天水趙槩
叔平以祠曹副郎兼東壁圖書之職來守是邦翦弊擿
蠹樹立羣善和氣被境庭無宿奸乃思本朝一祖二宗
承平八十年垂白耆老不識攻守之器今上復好文以
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布殆於守臣之闕請遂露
奏豫章介在江左為支郡準的援南西二都暨上始封

之國為比即其祠宮願建黌舍詔從之繇是葺舊模新
補敗增卑廣其墉垣峻其廉陛或易椽而朽或築基而
營起橈為隆變部為豐寢殿奕奕儼然南面龍袞珠旒
備乎王章自高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于
堂于廡列像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
之子為俊士者皆許遊焉仍乞上庠鏤版書以賦其時
習給間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
陳肅揔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咸得請焉又俾設

色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琯俎彝尊之器見於經禮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八月庚申役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羨材不歛於衆而克成焉噫漢襲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宮之制闕焉其或著理効稱循吏大抵謹繩墨挾鈎距尚威刑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校為教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揄揚漢美與三代相照耀於先後

者文翁之力也後人復聲而和者亡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緩威刑之取名也速故為政者有所趨焉今叔平以文學舉進士而升鼎科以器識居宦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儲詩書而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為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與夫徼福於神盛祠廟者異矣又豈知洪人戴之不若文翁之於蜀耶某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出大府目是懿績故為之記云皇宋景祐丙子歲十月日建

饒州新建州學記

漢襲暴秦之餘治定五世乃刊著功令建郡國之學以育雋秀文翁作守巴蜀克變其風比於齊魯褒然稱為循吏之首者謹詔令善條教也國家承五朝之季刻僭難徇祖功宗德翱翔四裔今上興葺治本二紀于茲乃詔郡縣立學祥延褒博是歲都官副郎清河張君自南海倅車移守鄱陽舉遺修要事亡不緝一日集其僚而謀曰今天子思得賢俊基固太平詔啓黌校以廣聲教

郡國當以新書從事庸副上意且古之教者以學校為本卿佐修之於國父老修之於鄉旦而里父坐塾上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勗怠者又師氏保氏以德行書射共訓于民鄉之秀者移之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皆學之制也善為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幹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構也君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郡之秀民間是謀者爭出家以助其費乃命從事之賢曰胡

宗堯屬城之良曰朱琬籍而司之得資三百五十萬於
是令畚築購梗梓利匠器程工力度堂室謹儲峙朱墨
之督一本規矩遠枕城闔取乎居國之陽傍晚湖光象
乎雍水之半嚴俎豆之習以隆乎禮正師資之位以傳
其經萃乎群賢貫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
始庀其役越朞年而有成凡為屋百二十楹晝講夜習
各有攸居又市美田三頃以賦其日廩仍奏署屬縣宿
儒胡寧以為其表率真君子樂育英材之意也移其意

以及於天下其善豈可量哉文翁范侯不得獨擅美於前史矣

雷州新修郡學記

三王四代質文殊迹圖治之本惟學為先間有塾堂巷有校室矧於郡國其可廢耶本朝一祖三宗以聖繼聖夷落之外威無不讐海寓之內澤無不浸先皇帝頻詔郡縣謹貢條精里選廣生員敞黌舍講經藝崇儒術然而州邑之吏或迷於簿領或急於進取故於承流宣化

有不至者海康郡瀕海之樂郊也地域雖遠風俗頗淳
聖訓涵濡人多嚮學頌條者怠於誘導無乃上格明詔
下辜羣望乎殿省丞揭陽林君奕世儒家被服文翰既
奉休命出守是邦樂得材賢而教育之乃援前詔廣學
宮而新之相地考古必就少陽之位春秋釋菜則先聖
先師之像不可不嚴也朝夕講誦則函丈接武之堂不
可不廣也羣翔博習則居處不可不莊也勸勤黜惰則
號令不可不肅也將俾其稽古力行以孝顯其親以道

致其君不徒習威儀考聲病而已矣今天子紹堯舜之
明內修魯閔之行揔攬權綱旁求俊乂固應弛弓旌空
巖穴以收四方秀茂之傑益闡先王夷易之道也諸生
當體賢太守之意以副國家崇學求賢之詔也書來丐
詞敢以此規嘉祐八年九月日記

康州重修文宣王廟記

古者立學必行釋奠之禮天子諸侯皆親臨之周人祀
周公魯人祀孔子為先聖自漢以來遂採用魯禮蓋三

王之道備於周堯舜文武之道備於孔子故後世無以
易之而加崇焉孔子之教與天子正朔相左右以被四
海雖庠序廢興靡常而廟食不絕者教之存焉耳康州
在嶠南千里北人踰嶠而至者率以南方暑濕憂畏疾
瘧隕穫于內尅日月以計歸宜乎政之或未暇緝也殿
省丞李君仲求被命到郡自以壯年蒙國委用得守土
宇不復計遠邇若向之為者凡可以濟當時利後人者罔
不營度焉先是郡無黌舍纔建廟室以應令奉祠耳廟

在子城西偏廣不占畝棟幹庳陋不稱明德且郡枕鬱
江下流其源數千里其派十數以合而東每春夏積雨
流潦瀦匯浸淫毀民廬舍率走高以避江怒携細擁弱
坐入廟下瀆慢神宇非嚴師尊教之意也廼相爽壇去
郡東五里而近得紫極宮之故基而鼎新之殿堂門序
凡五十楹先聖先師及世所謂十哲者皆扶土為像于
殿以致恭七十子而下又設色肖形于廡以存制仍齒
博士弟子之位于堂以肄經凡廟學之式參備焉既卒

工枰圖來京師以謁記屬予有出壘之役而不克書其
明年得罪為郡又明年廼閱舊訊而誌之廟之成以慶
歷癸未歲董其役者端溪尉王該進士樂其成而來居
者百餘人云

興國軍重修文宣王廟記

孔子抗帝王之法於六經而百世宗之故其血食與學
校無窮然教之興衰存乎其時惟至治之代其道乃大
在漢四葉始建郡國之學而進儒術在唐六帝乃克用

王禮而尊夫子五代兵革雖祀典不廢羽籥絃頌之音
蓋寢矣聖宋在宥七紀于茲今上纂三聖之丕烈綜御
大器息武行文澤浸八荒常以隻日視朝雙日講學間
歲程文擢多士故天下靡然知所嚮焉郡諸侯獨大府
劇部能以營葺黌舍為請率報聞從之餘或專於督獄
賦政而未遑暇朝廷亦置之不問在其自視何如耳興
國軍者本隸武昌以摘山鼓鐵之利遂建軍壁故廟學
草創而不完景祐受冊之明年太原王君以成均博士

知軍事剛斷柔惠敷和於下剔去蠹螫民懷其生梃車
期年簡肅成政乃謂其僚曰古之善教自學校始家塾
黨庠職在鄉老況今領縣立社以有茲土人不知學何
以示教先聖先師之祠而不若淫昏之鬼何以示德二
者皆為政所當先也惟舊祠在牙城之西風隕雨隙不
自撐梧先生弟子居無容席之地歲率常祀俯仰其間
實所病焉於是度費飭材以萃百工罷不急之用而用
之不瘡於民不割於公而需然餘力以克有成露寢奕

奕負陰嚮明龍卷玉璫顙昂其象廉陛嚴峻庭序閼廊
允爵於唐讚於先朝作配從祀及得圖形太學者塑坐
繪立咸備其制向之不如制者悉俾新之筵開黌堂以
登師儒局列校室以來雋秀是焉者處于東偏又為二
庫藏賜書以勗生徒之業櫝禮器以謹春秋之祀是焉
者居于西偏學之稽古先乎制度乃案三代車旂器服
圖之屋壁使來者觀之煥然在前祀之有齋致其虔恭
復築齋室于宮之南湖光上照山翠欲滴太虛之庭垢

慮可滌事神誨人之道備矣新宮既就而行禮其中邦人怡然知學校之所以為教也賓僚以書來俾為記將伐石而刻之以永其壽年昔魯人美僖公遵伯禽之法能修泮宮播在詩頌蓋以能修其宮又修其化故國人思樂泮水而往觀之禮有飲酒養老之儀兵有受成告克之事咸在泮焉則化民成俗之道捨此宜何先哉王君能尊仲尼無窮之教宣當世所宜之治修詞宮建學館知為政之本故不敢讓而記

惠州海豐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夫教化之本自學校始學校之興自鄉遂始周人有鄉先生遂大夫分掌其令以謹其習而薦其賢能焉鄉校所建則有皮弁之薦小雅之歌以享先聖先師古之道也自秦人蠶食六國廢周之令詩書之教輕於蟣蝨漢興雜霸學者惟集于長安郡縣之學寢微矣唐室雖欲尊儒而不得其本春秋祭菜專為孔子祠宮已事而後鬱生荆棘因循其弊以至于今矧今之縣令惟以斷笞

杖督賦租為稱職耳其能勸學以警俗者幾何哉吾友
譚君初命為海豐民守農畝吏守曹事闔境恬然夜亡
犬聲下車朞年政既成矣乃曰習俎豆所以敦風俗興
學校所以勵善良嚴祀事所以教肅祇考前計所以辨
制度古之建學必居公宮南之左明堂亦學也在國之
陽縣雖小亦國也子男之制其可忽哉舊有廟學處之
西偏編竹覆葵以為其宮隙雨霾風以昏其像歲二月
上丁率諸生祇其常事跼蹐庭下退與諸生謀建新廟

而崇學館諸生聞之願傾私楮以贊其成遂狀其事得請於州徙祠舍於邑之東南隅伐山斂材易葵以瓦冕服玉璫儀容大備顏子西嚮以為先師十哲坐塑以為從祀丹朱其器以薦乎牢醴堊白其堂以業乎講誦工既畢遣書請詞以識之夫素王之道猶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江海之浸陰陽之變日用於百姓而不知其仁澤及於萬世而不為其私口頌目訾不加損益所以尊而奉之者教之所存焉耳今海壖遠國王化廣被夫子之

道同其汙隆興葺黌舍希風鄒魯此亦政之所存焉耳
乃書之以示於後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筠州高安縣重修縣署記

國家以縣令專調選部用人為輕故難理之邑皆命寺
監少署丞佐之官以為之長由保任得寺省官者必之
兩川以廷謝日為次未之兩川而之他處則為權入大
江之西縣不滿五十難理者三十以風波之險獄訟之
繁人固畏之而不來其來以權入為資久者或踰年少

者三數月其闕也又三數年民之病所以痼而不瘳者其由是乎為政尚然室屋頽圯其誰顧之哉高安劇邑也籍在難理中皇上以景祐冠年之初高陽許君舉進士登甲科得秘書省校書郎試治茲邑故得久於其政君啓迪中道斲姦搆窮罪之所在雖強必刈志有所守雖威不移吏畏其明而罔欺民信其令而必從滿三歲朝廷嘉其成績就增秩為廷尉平不易其地君之始至也上漏下濕不蔽風雨越二載庭無留事乃議為署以

卜攸寧取材計工皆於農隙踰年而後成民無勞焉輦
飛鳥革百堵之興一本於制度晝訪夕修四時之居各
為其區處至於室容宴豆亭張射侯可以序賓可以觀
德古君子之事也向使踰年而去則於是署也不暴斂
以成之則隳其基必也守宰之不數易觀此可以知政
矣署既成俾予記之不敢為讓景祐五年十月日記

楚州鹽城南場公署壁記

國家循漢舊制籠山海之藏以佐經用海濱斥鹵至廣

而民食至急故歛散之權不可不專其法一緩則奸人

大賈擅之矣此所謂與奪貧富之柄也淮場負海置鹽

亭者州軍五

楚海通泰連水也古曰直今曰場然今尚呼亭竈直戶

轉贍桐栢以

南踰九江及荆衡之郊凡六十餘州最天下之鹽歲入

息錢三十五萬萬而淮海之鹽息錢實二十萬萬其富

國也博矣故牢盆禁地必擇官以董之自計相及其佐

及主計于外者迭舉潔廉幹濟之士以充其選然自建

元迄今殆且千稔而尚有遺利者豈廢置不常當官者

未之思乎景祐初太史吳公

遵路

漕淮南粟兼制置使公

事乃奏言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隸縣倉亭竈暴列相去且百里掌出納者以倉為主而不出郭郭故私煮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傳海七十里命一官督察之俾火伏可見私煮可禁天子是其議可其奏公因舉殿直曹元素莅焉其收果溢舊數秩既滿今三司副使張公存復舉曹君供奉以續其職曹君生貂蟬之族而能以清勤自飭才為人知官無遺事是將復大其家

者也欲書名於署以謹其始且為他時之誌以書來請
遂記之云寶元元年十二月日記

楚州團練推官廳壁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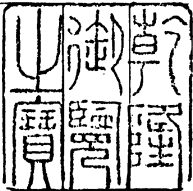
漢制部從事佐刺史提政綱而舒卷之其編氓勞逸群
吏善否錢刀盈縮獄犴邪正無慮朱出墨入咸得婉美
其畫白府而損益焉有唐天寶之後宿兵四郊分建元
戎以屏王室大者擁旄而制數郡其次持節而顯一州
各立監佐輔其條教然郡曹掾不得聞軍謀軍尉於民

事亦如之兼而贊者必求文雅之士為其上賓故叅謀
幕府必使名而命之山陽楚之東都北繚淮東負海漕
渠貫中天下輻輳者半四達用武之國南走廣陵為大
府故持節者不得制旁郡團練之名得於此矣皇朝命
文吏領州將懲諸侯之專也賓佐之任委於選部累資
計考不由辟召而主禮輕矣先是團練推官受署之館
位得其表接賓客分曹局列厨廡容妻子各有攸處前
居是官者才譾而權不足郡都尉緣隙而豪奪之徙居

河亭才庇風雨近市而囂焚巢而危孰謂官庭返隘民
舍枝梧湫底何以觀政蘭陵蕭君江左之秀由進士擢
第再命而佐楚會某人為太守仁賢協贊綱領克振民
得和氣軍無怨聲議政之暇謀及居室乃根源前事上
白廷中願遷爽塏以正民之瞻視詔可其奏乃擇地於
子城之東南隅出帑金市山材興卒徒利工器一毫不
取於民間費府緡若干萬考室若干上棟下宇可以避
燥濕高閼厚垣可以卜清曠噫世之處官局者苟非因

循卑陋則興役動衆疲勞下民矣今蕭君革因循之弊
絕罷勞之役而安厥居愈見其兼濟之能也異時享大
名器佐王之國則觀其佐東諸侯之政斯得之矣若乃
案稅輪奐亭園嘉美本無意於華侈故畧之明道二年

五月日記



武溪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武溪集卷九

七至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馮國柄

欽定四庫全書

武溪集卷七

寺記

筠州新砌街記

宋 余靖 撰

予至筠州之明年道者僧體謙袖謁及門既坐遂言本
永嘉人寓筠二年去居廬山筠之崇善者曰吳太元命
之復來募衆得錢一十萬召工鑿山陶土得石與磚若
千千萬砌成大道北斷於江其南西繚於闌闌凡若干

萬尺橫渠暗竇為橋以通之凡若干所喜捨之士以道計者自五百尺至百尺凡若干人以錢計者自三十萬至一萬凡若干人一萬而下不可勝計所得錢不以簪毫自私皆寄某氏之帑朱出墨入悉某氏主之麻衣草屨以董衆役暮宿甄舍饑食於施者家凡若干年而工畢乞書其事而誌之吁今夫地征物賦官司列榜督謹期會上監下督民猶有靳固而逋負者至以西方之教一呼於衆則發畜積割珍愛欣然無所惜其故何哉蓋

儒以禮法御當世使人遷善而去惡佛以因果誨未來
使人脩福而避禍然世有積善而遇禍積惡而蒙福者
雖有仁智無如之何釋之徒則曰彼前世之所為今獲
其報耳今世之脩報在來世又言沒有天堂地獄苦樂
之趣次序纖悉故無刑而威無爵而勸歸之者如川之
流壅之不停去之不竭其為教大抵若是其有竊佛之
權愚弄於衆財未入手先營其私衣華暖居宏麗耽甘
脆極力肆意無畏憚者十六七焉彼上人者獨弊衣糲

食苦其行而外其利又能得開信同心成此利益使夫趨官曹遊旅肆者出滓泥入清淨之境真奉佛事勵戒行而好方便者也誌之無愧詞

韶州翁源縣淨源山耽石院記

古之學佛者內樂空寂以照自性外作饒益以濟群動故行脩於已而功施於物雖巖居穴處草衣木食委去浮累超然獨往而萬家之城十室之聚率有信嚮仰為開導由是攀蘿躡靄棧險梁深異人所居必立精舍耽

石院者翁川之列刹也山川葱鬱杳絕紛囂泉石幽奇
足以耽翫唐大中三年有僧法光爰此剪茅衆為築室
去華撫實遂以耽石為名劉氏瓜剖亂離斯廢鍾唄之
聲幾乎息矣開寶初因其故號遷於上潭香火僅在風
幡無託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天聖中今住持慧周同檀
越巢廸等相與謀曰佛之示權也大矣人之起信也久
矣察榮悴者知其果視禍福者存乎應崇善者有精進以
篤其脩畏罪者有懺悔以寡其過多藏者有布施以破

其惑念往者有追奉以廣其孝是知民之閭井不可一日而違塔廟也既而同焉者募異焉者勸富焉者資巧焉者力其相土也則疊岫賓挹澄溪帶附其度材也則百堵雲構四阿翬飛其設像也則金壁睟容天龍善衛其據境也則珍木彌望佳氣襲人真崇福之秘宇絕塵之幽致也苟非智者創謀善人協規孰能與於此哉巨石如屏泉淙於下可以爽精靈可以滌塵慮命名之始其在茲乎就崖礬琢傳之不朽皇祐元年八月日記

廬山承天歸宗禪寺重修寺記

佛氏之權大矣三乘十二分之教雖所說不同同歸於
化人為善人天龍鬼無不歸仰故一一城邑一一聚落
一一川原一一巖岫未嘗無刹也俗無華裔土無沃墾
十室之居萬里之遠鍾梵之聲相聞世人不厭其多夫
惟羣動外誘則其智昏一念內息則其心寂習浮圖者
定慧發光以戒為本故居城廓之憤吏不若山林之閑
曠也天下溪山之秀江國為最塔廟之嚴廬阜為勝近

不接於塵空遠弗託於巖嶮曉叅夕問無非佛事歸宗
田馬本晉右將軍王逸少之宅也壇宇雖改墨池猶存
天竺耶舍尊者振錫來居遂作布金之所江左六代至
於隋唐摠以律儀莫窮譜系正元中江州刺史李渤與
智常禪師為雲霞之交兼師友之契爰開法席草以禪
規常禪師馬祖之嗣風韻殊特初有日者言師相有異
表師聞之曰吾學佛者異欲何求遂以沙眯其目輒有
流星之應時人因其瞋赤呼為赤眼道人四方來學不

下千衆自是燈燈相繼於今二十三世矣皇朝景德三年以誕聖節名承天賜為寺額仍冠歸宗之號叢林之盛少能比擬棟幹之隆幾及千間皇祐初謫出之災鬱為煨燼長老慧南既痛已身逢此壞相又思成性莊嚴當由我興於是精勤再造同於經始未終厥志奄先歸寂妙圓禪師自寶昔嘗衆請在十八世矣諸方道目推為禪伯弟以雲居久隳綱領徙猊座而振之及是緇黃共議還師故處人之求舊羣情胥悅智者獻謀匠者獻

藝富者獻財壯者獻力土毛所入日用所資衆竭其誠
簪毫無隱遠者伐山近者陶土而紺宇巍然巧思鋪金
寓形設色而寶像儼然惜其能事未終脩亦避去道宜
紹之亦才數稔今長老慧通嗣揔清衆極力興脩凡陂
而未平基而未構器之未具像之未完月綴歲葺工無
暫捨期於大備又加飭焉素不至樸嚴不及麗香火所
虔賓主所止經行作務羣居獨息各為區域莫非僧儀
愚嘗謂臣庶之家雖五世相韓七貂仕漢子孫能保故

居者鮮矣至於禪宗佛宇或時遷代易而鐘唄巾蓋不絕者何哉選於衆擇其能而授之乃克起弊補廢而永厥世也必因夫大患難大災害然後見哲匠之才謀菩提之願力古今已然之勢也故十三年之間繼擇開士而見寺制周焉監寺僧松思寶師之門人也遣价馳書數千里勾詞為記不獲讓而志之嘉祐八年十月日記

廣州南海縣羅漢院記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則知道者聖人之中正也

守常而不可變權者聖人之輕重也應變而隣於謫權之時用大矣哉佛氏生於西域與諸華土壤斷絕殆將萬里其滅度後且千歲摩騰竺法蘭始持其書踰葱嶺東土當時未之識也廼繹漢明秘夢以肖其像復築鴻臚外館以居其徒紬其梵音以通華言諷誦講說日漸月漬自是迄今又且千歲天下之俗雲蒸波委秀眉之老毀齒之童服役其事惟恐在後百戶之邑十家之鄉銃鼓梵唄未嘗可闕其故何哉蓋佛以大權寵萬化歸

於至理而已其為教也禁殺伐斷淫妄崇布施重懺悔
性命之說付之通博之士因果之論精入鬼神之城使
賢者務脩愚者生怖同歸於善也且夫蠅飛蠕動含生
之倫莫不畏苦而趨樂圓手方足最靈之品莫不跂高
而好勝而況血氣充於內嗜欲誘於外不足而後爭有
餘而後肆欺誣巧偽皆欲勿為而不能已也非權曷以
誘之哉嗚呼人羊相噉生死循環一念作惡流入胎卵
有知之所同懼也高賢厚產逐利不休暫持所愛則獲

福報常情之所樂為也。欺天罔上造惡者，衆攝心自悔，罪即消滅。衆人之所願聞也。死喪之哀，五情潰亂，聞有遺教，俾其熏脩，能餉亡者，往生善處，則雖捐軀破產，無所靳吝。孝子之不忘其親也，廼知浮屠塔廟相望於野，不為過矣。南海諸越之冠邑也。番禺大府節制五嶺，秦漢以來號為都會邑，即郡治。俗雜五方，史牒誌之，此無預焉。邑之南有里曰豐衍村，曰平洲山，曰秀羅院，曰羅漢。自劉氏歸命里落荒榛院之餘基，鬱為茂草，然而名

在郡圖未削也至天禧中聖化翔洽踰五十載國無橫
賦民有常業生聚既衆倉廩既實亡者必有悼也而不
知其所之存者必有脩也而不知其所嚮耆艾同議香
火為歸爾時檀越麥延紹等五十餘人列名請今住持
僧法宗建刹莫居以奉西方之教繇是相山林視原隰
基爽塏宅閑曠令元龜而協謀仰定星而考室罄已所
有惟力是視募衆所得一簣不私飾土以寄虔故斷礱
縹碧以極尊崇之數倚席以待衆故節稅輪奐以開討

論之地一飯之約擊鐘而示嚴四方之來折床而忽拒
茂松嘉樹莫非手植締構繕完其亦勤矣却視城闕塵
囂不來前瞻海潮法音如在真物外之幽絕也人地相
高衆所推擇遂選為縣僧首凡僧之董領教門者國曰
統曰錄郡曰正縣曰首苟非才出輩類孰能得之法宗
師本郡人姓陳氏幼以經業自進長以戒行自守遂能
闡揚佛事化其聚落咸使信嚮稱為一邑之首噫彼上
人者僻居海嶼不求聞達至於志有所立行有可取人

則戴之以為領袖自脩者可以勸人其信矣乎康定辛巳歲予以縞冠南來得其狀而書之既誌佛之權且警夫怠者云耳

韶州樂昌縣寶林禪院記

上士冥心而履道其次崇善以濟物道充於內而迹彰於外物應於邇而名聞於遠所以諮事而察其言尋聲而索其實一家之譽必用之於鄉一鄉之秀必升之於國蓋善惡起諸已毀譽成諸衆擇賢採異用此術也今

夫推自稠人之中陞於高座之上巍然當室之白以師
道自處使同袍濟濟北面就列拜起趨揖如事君父若
非深識懸解領悟性相春容一音發矇去惑者衆多之
心豈易伏哉越人右鬼而劉氏尤佞於佛故曲江名山
秀水膏田沃野率歸於浮屠氏郡之屬邑曰樂昌去縣
郭四十里有院曰寶林地靈境勝一邑之冠遠郊近落率
來瞻仰故嘗登延開士主其熏脩於戲棲山林以遂其
高遁江海以安其閑幽人奇士所以擊節而爭往也又

況有棟宇以資其偃息有菑畬以奉其饘粥果能擇得
聞人以付之俾其發揚佛事開導氓俗奉行諸善共避
衆惡此乃因高閒之適成兼濟之利者也今長老圓祐
師福州懷德人姓陳氏學頗放於黃梅山顯宗禪師服
勤二十年晝問夕參遂探幽捷乃曰未脫自縛安能度
人即謀南歸以卜終焉之計惟茲寶林之衆屢易師長
而莫能興葺以延四方於是計使鄒公覃遠聽博採得
師於虔之慈雲遂迎以來俾尸其衆時景祐三年也先

是院制度狹小不克稱於其名殿陞庫下堂奧淺仄居才數畝面臨迴照影過亭午則暑氣鬱勃坐者揮汗至於末光師以日廩之餘悉付營造易其堂殿負陰向陽增築厥基殆逾百堵伐山陶土剗剝圩墁之工百役自具不假外徇居者執畚而同力來者掛錫而如歸夏開南榮冬塞瑾戶無復往時之陋也乃知擇得其人為利自博但無意侵漁能守厥舊已足佳矣矧能指無脩之要以悟自性精有為之勤以勵後學此而不記將孰記哉

康定二年九月日記

韶州淨源山定慧禪院思長老自造壽塔銘

夫鴻鵠翔於青雲之上魚龍潛於深泉之下安其性也
人之處林野樂閑曠棲神養和保終性命得其適也古
之達士者皆自為秘器壽室以卜返其之宅周官有冢
人墓大夫掌其禁令與其位數然世人尚以死為諱獨
蒙莊氏昌言矯俗云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不若死者無君於上無臣於

下雖南面王之樂不能過也莊生之言蓋猶佛氏所云
厭生死苦樂涅槃樂者與佛之去世天下之國分其齒
骨爪髮舍利而藏之為塔於其上奉之如其存後之學
佛而終者皆塔而不墳從象教也今淨源長老名邵思
姓李氏曲江都渚人於曹溪南華寺出家受具既而歎
曰身居曹溪漫不知其門域當自愧其名遂起遊方之
念天台南岳無不之也最後見洞山聰和尚得悟入之
要以歸焉州以近郭名藍宜擇知宗乘者統領其衆遂

召師居之晝登師座夕啓虛室以延學徒各以其儀寺
之西數百步有崗蜿蜒盤屈左右峯巒擁抱其前平敞
可愛乃即崗之南麓為窳穴陶甓以田系其傍上而側
設隧道以入又於其上屋之為塔之形曰吾將歸骨於
此前構草堂數楹署曰寶福之庵日自策杖往來其間
又爇其西北原樹以松柏仍得土之可壅者數十畝壅
之取其苗子為香火之用屢登吾門乞詞將伐石而鐫
之以自誌云嘗與朋友私議今夫嚙聲利爭尋常者桑

榆末光影撇其氣然尚身戀珪組手握牙籌計生興利
不知止息苟能解擿外累以死為歸而休其心者亦足
嘉矣孟堅書羸葬有為為之也自漢以來文士或自誌
以掩幽室今思師不攻外典且畏予之去而固求先銘
其側某亡叔葬其西原故嘗登是崗乃為銘曰

生滅無本 是為佛性 心境皆遣 同歸於靜
不諱其死 是達真理 性同虛空 體魄歸此

韶州開元寺新建浴室記

釋氏之為道也兼濟於人不待乎達獨善之樂不專於窮以悲智為脩者也悲之為言仁之端也能與衆多作大饒益去大患難獲大安穩視物之累如身之憂建功而不祈賞益善而不祈報此悲者之為也智之為言介之徒也守靜默捨欣厭居市朝而非顯宅山林而非晦身同夢幻性等空虛離五蘊超三有此智者之為也韶於嶺外為望州盧祖印心之域故寺最衆僧最多然郭郭之居初無衆浴開元寺者精藍之甲也比芻延吉以頭

隨苦行勸募依信量力出貨率圖勝果乃於寺東南之外壩相善地市燬材購梓人售陶工積勤營構用成溫室八桂僧道夔勾稽其簿矢謨於康定落成於慶歷之某年五日為期一具湯沐熏脩者得以涓潔塵垢者得以滌蕩至者欣欣真兼濟之事也先是州跨二江通以浮梁夏潦暴怒歲苦漂汎人用艱涉戶煩科督吉師居河之湄極力糾率伐材以橫大航冶鐵以絡連鑠新而維之衆獲其便方輒並轡如履康莊積霖漲波不能衝

齧非悲智所樂何以及此月華琳禪師叢林之宗工也
以書來抵廬陵謁詞為誌吉師曹溪人姓侯氏十六受
具徧遊名山禪學通悟琳師稱之今受衆請為住持主
云慶歷六年六月日記

韶州重建東平山正覺寺記

詩人之詠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上下至也翔極
于高潛極于深則性之適矣山林之士豈不樂夫曠遠
哉湘之南峽之北山莽連屬而韶居其交東平為其望

山富乎高深者也剪荆構宇靡詳厥初舊傳韋宙大夫
碑云劉總尚書出家於此賜號大覺較其年名地域乃
與本傳不同會昌之世例蒙檟毀咸通中知宗大師慧
寂再肅僧儀恢復茲地四方來學緇褐千人寂師前住
仰山時號小釋迦者是也門人道圓扣閤奏牘以東平
勝地知宗名流興復靈境願頒勅額乾符二年錫名弘
祖禪院改賜澄虛太師并紫方袍以寵之及其委蛻謚
曰智通塔曰妙光劉主因之嘗割曲江之豐樂乳源龍

歸三鄉民租以贍堂衆國家題期五緯敷佑四海出日
入月罔不率服野無屯師里無暴征吏良政清人用休
息故攝心奉佛者沛然有餘力矣然而作大饒益興大
功利建造崇立顯揚佛事苟非戒行涓潔衆所欽矚者
其成之固亦難矣開寶中刺史潘公懷裕嘗擇名德而
績用弗成至道中火禁弗嚴鬱攸為患尺椽寸瓦煨燼
無餘本寺徒弟徒厥基而新之咸平元年勅賜正覺寺
額然綱領不振膏腴之土侵牟者大半矣天聖初州命

禮僧紹登恢隆祖席緝復未完而順寂焉提點刑獄林公升酷好禪學遂請今禪師得彬開堂續燈景祐五年也彬師化州石龍人兒童戲玩即好經梵之聲少年遊方徧叅尊宿得法要於廬山羅漢院祖印大師侍執巾瓶十有八載屢齋山儀中闡進貢朝士稱其機捷既受衆請居山也到山食訖即召田客具畚挿尋知宗故基斷茆結庵以聞於州符報從之明年盡復器人侵地籍所餘以募梓人斫人伐材埏埴不煩而備噫佛氏之制

閤矣像有鳩屋堂有猊座人不以為忤畫楹而居擊鐘而食人不以為侈天為兜率山為補陀人不以為誕施者惟恐不得豐其用匠者惟恐不能肆其巧金仙之權何其盛哉先是山去民居三十里指四峯以為境東名靈隱南曰大雄西號月輪北為獅子且知宗嘗聚學徒千餘故其制度得以閤肆窮毫溢楮所不能既若乃禪機祖學緇素所推名木奇樹方俗所異非關興構闕而不錄第誌歲月而已皇祐元年四月日記

廬山歸宗禪院妙圓大師塔銘

禪師諱自寶廬州合肥人姓吳氏生有奇相幼不同俗
弱齡出家壽州普寧禪院智柔大師授以經律初具戒
臘已抱出羣之見躡履遊方遍叅知識蘄州五祖山戒
禪師駙馬都尉李公遵勗素所友善叢林匠石禪流所
宗見師之來則曰大乘器也許其入室置水投針理存
默識得彼心要聲問翕然尋至筠州洞山自唐而來謂
之洞上長老曉聰有名江左避師通悟堪囑後事乃白

於州願以法席傳之四方禪學聞風遠至戶外待次每
至宵分擅施委積庫司常餘百萬黃檗山者唐相裴休
所施莊田舊贍五百餘衆近歲僧纔數十而饘粥弗充
移師揔之清衆日增而資用豐足其為人信向如此江
南號為江山佳麗甲於天下其巖岫峻拔磅礴千里者
廬阜為最梵刹相照其間名古佛道場者山之陽則曰
歸宗據雲水之都要山之西則有雲居覽泉石之幽邃
皆學佛者之所輻湊統領苟非其人則去者半矣今麗

正直院祖君無擇河東部憲程君師孟並著好賢樂善之名繼守南康軍祖召師臨歸宗程徙師主雲居咸率羣官列名而邀之所至選擇名僧自隨為其羽翼故學徒加衆厨廩加豐提唱宗乘言出意表啐喙之機不涉名相或縱或奪遂至無言嗣其法而居師席處名山者不可勝數其服人心如此厥後以舟楫往來衣冠之士至星子者咸欲見之故再蒞歸宗從衆願也其在峒山時嘗自號壽藏為終焉之計矣後二十歲凡四徙禪席

而終於歸宗乃知有才德者無意於隱顯而人自歸之
名自從之觀師之出處真無求於人古之有道者也初
以駙馬李公薦其名而賜紫方袍皇祐中特恩賜號妙
圓大師至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示疾十一月一日齋
畢辭衆端坐示寂十八日全身入塔俗壽七十七僧臘
五十一既沒六年門人松思以狀來乞銘乃銘曰

彼上人者 叢林獨步 激揚宗旨 慈心廣度
言發其機 俾之自悟 人得其要 直趨覺路

橫杖而來 捨筏而去 吁嗟妙圓 人天仰慕

廣州烏龍山覺性禪院草堂記

伽藍之制寢室曰方丈十方皆然也番禺之東去郡郭
十里而近有山曰烏龍院曰覺性長老僧曰法持剪髮
為頭陀題其寢曰草堂視其迹似好異者察其所為則
禪心而戒行衲中之雋也不遊聚落將十稔矣語必誠
願人多信向不祈甘美而鼎飪常豐不尚華侈而丹素
無廢夫道充諸已伏之必衆行敦於內而聞之必遠曰

緇曰素未有不始於脩者也或者謂無脩無證乃欲屏去因果混同善惡則與夫愚暗貪恚者何以異哉殊不知無散亂心是無思也無染著心是無為也故雖智空境寂而不捨方便嚴飾佛刹納人於善茲所以為衆所歸也迹之同異可畧矣嘉祐八年正月丙寅行春至此既歸而筆之

武溪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武溪集卷八

宋 余靖 撰

寺記

江州廬山重修崇勝禪院記

夫萬寓之大羣動之衆佛以溥博之教淵泉之語廣譬
善導無不入其言含生有知之類人人物物皆蘊佛性
猶木中有火本來無覩方便鑽鑿乃見光華離暗得明
不從外至故無生之說以去纏縛有為之法以勗因果

二者並施於世隨所悟解歸之等覺佛去世後持其說而化於一方者信向遠近視其緣之厚薄云耳大江之南號為山水奇勝廬阜又為諸山之最自東晉以來高人開士蟬聯不絕山形磅礴三百里寶刹之有名於天下者以十數四方學心之人多歸焉學人之至必又能以圓頓一音之教舉其機而驚於衆者以登法師苟得其人則一言頓解出生死海刹那頃耳崇勝禪院江南李氏乾德三年所建也遠公蓮社絕頂相望淵明栗里

高風棲秀左泉漱玉可以滌紛煩前林蔽空可以樂閑曠
真遺世觀空者宴息之境也景祐初久虛禪席於是州
將而下僉議立剎廣詢法王之器授之猗座遂得今禪祖珂
師焉寺之故居庋陋不足容四方之來一日珂師言于衆曰
吾以諸法一味離去世間染淨所厭一切差別境界無有
少法可說乃能入于如來難思智地然而一切諸善皆由信
起不有莊嚴何能起信若寂然無營則陷于因任止滅之病
矣衆聞是說翕然從風其堂皇殿廡序闥管庫之不如制

者一皆新之築基而飭材陶土而礮石肖像設色衆工攸序棟宇輪奐見者起恭師以善教而流布其法以信而募其貨以智而役其工自丙子經營至甲申落成軒檻迴合凡三百餘楹雕琢金碧皆極研麗無有遠適賓到如歸其徒之至者寢于斯食于斯聞于斯覺于斯夫見宗祊而起孝覲墟墓而生哀視塔廟而增信其理一也某故史官且師之同郡人故得其實而書之珂師通學識敏少厭榮進壞衣削髮而居叢林不露頭角遊廬阜若干年提唱宗乘集軸禪

錄七卷盛行于時時人服其該洽噫自祖法之東流六世而居曲江今珂師生曲江復以心法見于名山古言孔子之後鄒魯多儒信矣哉慶歷五年月日記

潮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金仙氏立空有二教彌綸人天之際以三乘四果開陳漸路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造業故種種諸法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蜜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福之報由莊嚴起無驕慢故所以群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

有最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為富州開元于浮屠為冠寺
暢師於僧官為極選人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開導於
人故其答者如鄉音之應先是寺有羅漢殿者歲時浸深基
傾棟圯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創是事昂而新之其募
資也毋喜腆毋羞薄同焉者懷異焉者勸歸于信而後已
由是伐材于山埏土于陶購工于市而布規矩焉金碧之飾
雕繪之巧美梓密石厥制備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于五百
羅漢之容率飭化而像之歸于莊嚴而已矣又為二樓一儲

本朝累賜太宗睿烈皇帝御書真宗章聖皇帝及今皇帝
御製一縣洪鐘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歷癸未而告
厥成凡寺之制完者飭之缺者補之墮者葺之凡五百楹為
一郡之表三者瞻焉既落成踰嶺渡江絕淮走輦下七千里
以其狀來請識歲月乃書之云

韶州白雲山延壽禪院傳法記

昔者金人見夢經像始東而圖繪結構奉遺教者徧於天下既
而漢之宗祀廢於當塗魏之血食絕於典午西方塔廟歸焉無改

大雄之德何其盛哉迄今千禩宸恭益衆由是王圖侯國商闢
農井苟有生聚必為浮圖大抵南方富于山水號為千巖競
秀萬壑爭奇所以浮圖之居必獲奇勝之域也實性大師始
來居之絕澗高風悅出物外陰谷夏雲陽崖冬葩故非區區林
麓之所比也古者謂穹山清澤必能興雲致雨以濟萬民之
望故以白雲名之觀夫高士遠跡當世非獨玩雲霞之容同禽
魚之樂而已蓋將脫去聲利深入杳靄目絕塵累耳忘俗囂而
後真性湛然如太虛月旁無壅障乃克通照耳所居高深所樂

曠遠者以此也禪那之學其來尚矣自南北分宗思議異派雖達空照理共歸玄解而臨機接應各稟師模言有體用義有縱奪互相祖習曰為門風然而無善可求無惡可去直指宗門令其悟入雲門之教最為真淳實性即雲門之嫡也實性者劉主所賜號也名志庠封州人姓陳氏廣主延入府中親問法要有名傳燈錄庠既即世志文開堂嗣之次曰契本禪師達正次曰達真禪師雲端次曰妙光大師雲福皆承師嗣法世賜師名厥後有惠龍者鳳翔人姓趙氏今長老常簡永嘉

人姓徐氏皆什方名德之選也自實性至今七世矣棟
宇加飾焉田疇加闢焉倉廩加入焉器用加給焉徒衆加進
焉遠近加信焉嗚呼今公侯將相之家不過一傳再傳或
當世而絕者豈非道家所忌陳平所識陰謀而害人者
耶至於浮屠氏託大義以承嗣而能世廣基構至於不
朽賢於陰謀者遠矣其可書也遂誌其世云

南嶽雲峯山景德寺記

雲峯者南嶽五峯之一也昔大禹登祭此山得金簡玉

字治水之要故有禹之行宮蚪蚪古碑有時見者遂名其溪曰禹溪梁天監二年勅其行宮創寺仍賜近田以資僧食以巖棲谷隱之故世所以推而重之者謂其輕去軒冕踈外聲利以全其高者也矧以釋氏之諦離蘊去著出生死海以全其性豈猶脫囂埃易去就而已哉自梁已降代有奇人簡文帝太寶中有法政禪師身長八尺布衣一食獨宿樹下虎兕圍繞每一入定輒經累月忽一日風雷震樹見神人具衣冠端笏而前曰此宜立壇度人

師諾之遂奏置甘露戒壇度僧五萬基址存焉陳有高僧惠勇脩心於此六十餘年羣虎旦夕侍衛隋有高僧善伏習禪智三昧通宿命亦能入定一月乃起常念幽途多苦饑渴乃咒食冥餉焉太宗朝有高僧義本博通經律子史百家無不覽者內外學徒順風庭謁至則開納深得人望無疾坐亡葬於南嶺有雙鶴悲鳴遶塔三年而去至廣順中寺主僧啟仁被訴陷法籍沒莊土皇朝建隆元年楚文昭王馬氏請而復之爾後甲乙

承襲迨景德中改為禪刹命僧智吉演法領衆其事
上白遂以年名賜今額焉自智吉之後曰希順智宣懷
荀三世相承矣慶歷末僉議請今長老純正紹隆法
席正師成都人俗性李天聖中遍叅智識深達心要薦
居嶽麓之法潤寧鄉之善果及今居雲峯凡三遷法
筵皆當世名公今相國劉公資政孫公致仕貳卿劉公而
下十餘公署䟽而請之所至緇徒雲集且夫無生之說
用達於根本有為之果蓋勗於精進故悲智異途而

同歸濟度福慧殊報而俱出薰脩所以學心之徒聞言而得要慕教之士覩相而生恭隨其機緣示以開入由提唱之餘極力營葺塔廟之制華梵相叅扶土而為像度材而構厦壹用常均不侈不陋七年中為屋三百餘間至於縣解莊舍又五十餘間皆率減歲儲不外干於檀施此又人之難能也以孫公與某常同南征之役又都官黃君稟嶽之秀而聯郡之務故致書求記因不克讓而記其世次云至和二年六月日記

南嶽雲峯山景德禪寺重脩佛殿記

佛者號為天人師故像飾以金屋為之殿極尊崇也天下五嶽維南曰衡邦之巨鎮地多勝境藝林構室梵刹相望據五峯之正勢而旁羅禹迹密通洞天者有雲峯焉晉宋之間名僧繼起隋唐而下世有奇人迨於先朝始起禪席相國劉公之守長沙也以莫徠之梗當全材之選旌麾所指巢穴皆空仁翔封畛威軼聚落武功既成民斯安堵於是禮名士延高僧外脩禮法之要中談性命之本長老純

正當前席者既而從蒞方鎮尹正神都入叅朝政遂服公
袞直亮嘉謀弼諧元化天下蒙福固為多矣第以湘衡舊治
古先靈迹嶽山之下景德為最乃奏紫方袍以錫正師復
捐俸金以崇殿像初正師之居是寺也量歲之入約其用而
蓄其餘募良工伐偉材相厥棟宇墮者完之故者新之越
十稔其堂皇廡序庫樓寮閣鼎峙者幾五百楹惟茲殿制
締構猶缺得相君之教而備焉以恭謝改元之秋而圖厥基迨明
年冬乃克成之相君之志匪以施材而徵福蓋崇乎外護也

必芻之說蓋欲瞻像而起信匪徇乎繁飾也某幸守茲
土且辱相君之舊及殿成純正以狀來白遂誌其歲月
云嘉祐二年十二月日記

韶州月華禪師壽塔記并銘

月華山西堂琳禪師曲江都渚人姓鄧氏少學儒能談
王霸大畧已而學佛以誦經披剃乃遊方猶以詩名往
來江淮間博覽廣記推為文章僧參洞山自寶禪師寶
於江南為禪宗叢林無出其右者見師以大心器之遂

以心印付焉息機南還結菴於舊山之北曰白蓮學者
聞其名自遠至者無筭州以衆狀請出世師遁於大洞
累月衆叩不已黽勉從之師既鄉邦之望遠邇信向廩
有餘糧人有餘力棟宇時構樹藝日廣江山清曠甲於
州域由是搢紳縉素途經江許無不艤舟造室耳高論
目嘉致人人自得而還四方衲子奔走於路達心要去
為人師者數十人晚年避喧退居西堂衆思其道郡以
疏請復恢禪旨者三焉寶林山者六祖古道場也詔擇

名德錫殊名命服以居之漕臺以師為舉堅辭不行乃
即庵自號壽藏曰吾當歸骨於此既而曰生平交遊之
厚者安道子元而已遂以書來云願以銘誌諉吾執僕
以從官執掌學殖荒落嘗評古人之言曰志意脩則驕富
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謂道義內充志意不屈於王公之
尊富貴之勢不能動其心也此理誠高猶是介者之談
耳學於大雄氏者道以性通志非外徇止觀無著空有
俱忘生死不能汨其真況富貴乎鬼神不能窺其迹

况王公乎師之行高乎哉不可跂已乃為銘曰

湛然性相本無為涉於形器有時隳他年幻質此于
歸嘗言無佛良遣有知

廬山棲賢寶覺禪院石浴室記

大雄氏之為教也即空無著之謂性攝心自持之謂脩
植因成果之說所以道迷也施財獲福之論所以破貪
也茲道坦明各隨所證自像法東披諸華嚮風塔廟莊
嚴徧我國土凡所經始人皆樂成者非它也彼既未悟

於心姑欲弛貪而出迷當有導師掖而趨善使其然也
棲賢寺新成石浴室募衆而植因也浴室在寺之西南
隅寺在廬山之陽山在潯陽郡之左郡在大江之陰山
川佳麗棟宇輪奐梵刹廢興則寺記存焉寺之始創於
齊盛於唐賜名於皇朝居之者不以昭穆伯仲相繼自
智常至澄謚皆海內有名高僧統其衆故建刹啟基布
金流銀日月天宮瑠璃地界霞鮮翼張翕輶相照唯茲
溫浴屋老不支一之日澄謚言於衆曰六時讚唱當務

潔齋若塵垢未除則七福何聚欲求精進比丘備其七
物不亦善乎時則有浙僧希昱能湛行為上首願集其
事用因緣相一唱而就募得緡錢二百萬鑿山築基磐
石構堂仍市美材續成外室凡十一楹其浣濯之所蘇
膏之器罔不具焉自天禧庚申歲矢謀至乾興改元之
初用浮圖舊法飯僧以讚其成壬申歲昱師會某於豫
章求文而誌之噫佛之性也開示悟人各有所因則知
昱湛二開士當於水因悟最上乘入三摩地豈獨使洗

滌前塵除去七病而已哉按十誦律云昔舍利弗降暑
行化執惱所著有灌園者溉餘之水請以為浴此人獲
報生忉利天由是觀之同捐貨財成此浴具功又勝彼
如佛所說其獲福報可思量哉其靡麗宏壯則簡而不
書聊記歲時而已

韶州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重脩法堂記

孟子曰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蓋至聖之道高深廣博百
世而下遺烈猶存賢者襲其規模學者窺其戶牖此其

所以日鑽歲仰歸之無窮者也然而道之大者必久而
後隆事之美者不一而能具昔者六祖大鑒禪師初傳
信器歸隱海嶠混迹弋獵艱難備嘗及其建梵宮登師
座敷陳真覺開導人天其亦勤矣滅度以來四百餘載
雖千燈繼照光徧河沙而布金遺址筌蹄寂寞向非睿
哲當天英材接迹講求世務餘力佛乘曷能恢復宗風
以續先軌者哉天禧四年前轉運使起居舍人陳絳上
言曹溪演法之地四方瞻仰歲入至豐僧徒至衆主者

不能均濟率多侵牟乞於名山僉選宿德俾其舉揚宗
旨招來學徒制詔曰可於是南陽賜紫僧普遂首膺是
命莊獻皇太后今皇帝親遣中貴人詣山迎致信衣禁
闔瞻禮遂師得於便座召對移刻陞辭之日賜號智度
禪師錫以藏經供器金帛等當時恩顧莫與為比歸作
衣樓藏殿以示光寵餘亦未遑開緝也遂師即示中旨付
荆湖南路博訪高僧今長老緣師自南嶽雲臺山再當
是選紹光正念宣揚了義居者蒙潤來者如歸乃擊鍾

而謀曰嗣其業者為之子也誨於人者為之師也子之克飭然後起家師之不嚴何以尊道此世教之所以壯堂構也日明月暗牆壅戶通因分別以見塵緣視頑虛而識空性此梵刹之所以崇堂宇也由是蓄羨餘廣購募窮山跨谷以求棟幹殫能極藝以名匠碩協定星之期觀大壯之象材得以呈其美工得以肆其巧計廣以席度深以筵外像祇陀之居中施獅子之座尋聲至者圜立於前如渴飲河滿腹而去嗟乎聖不世出故微言

易絕昔仲尼生於鄒魯去世未久而楊墨申韓各就其術為異同之論以戕賊教化所賴荀孟大儒開陳仁義然後君臣上下大倫以篤夫子之道不絕如線況其遠者乎如來生於西域萬里之外寂滅千歲教乃東被而語皆重譯書不同文故翻經著論得以紛綸其說昏愚迷妄貪着福報淪家耗國棄實趨權亦賴諸祖以實際理地密相付囑然後知佛不外求見於自性造惡脩善俱同妄作所以遣空破有不陷邪觀者宗乘維持之力

也不然者天下磬磬奔走有為之果何能已乎初大鑒以諸佛大法眼藏傳清源思思傳石頭遷如是展轉相傳至今長老緣師為十世矣佛教之來中國也達摩最後諸祖出世各分宗派而曹溪之胄最衆乃知道在乎要不在乎先後矣緣師興元南鄭人本府出家受具得大乘之要於漢東祚師遂振錫至於南嶽郡將邦伯悉飲其名乃於唐興南臺雲蓋三啓禪師稱為嶽中之冠及被朝旨乃克歸紹本統而肯其基構六祖之道由是中

興矣前所謂必久而隆不一而具者有待而然也緣師
狀其事請辭鑿石以圖不朽且予里閭所託故於辭為
備云康定二年十二月日記

南安軍興福院慈氏觀音堂閣碑銘

上古聖人以中道御物反於經制然後濟之以權西方
之教以大權誘俗涉其津涯然後受之於道西教所以
浸淫國土千載彌盛者以其權勝者也且復巧於方便
起人信心其言過去未來禍福環轉顯作而冥報習異

則業殊故有大人之樂諸趣之苦蓋所以警貪癡悟顛倒也又所說諸佛菩薩世界名號咸表行而著稱見名而知證河沙算數不能窮盡獨以慈悲願力推賢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四菩薩能入生死海中極度羣有同佛智見登佛果位超然於無學之徒為其上首觀音以甚深般若克證圓通彌勒以最初三昧故名慈氏或自在神力能施無畏使大千衆生免諸苦惱或一生補處受記成佛與百億天子同其安穩由是贊歎獲福瞻仰蒙

祐聞名而不墮金剛繫念而咸生兜率著在經具流為
善談華都夷聚罔不歸向捐貨竭哀靡所慳吝雖事存
視聽之表難以實求紛起是非之端或生異論然而信
心所啟不謀同聽先已膠固於中矣南安軍浮石院者
江南李氏保大年中聞僧行高結庵之地也振錫雲遊
樂茲竒勝剪荆山麓以下終焉麻麥僅充風雨纔庇百
年過隙八世相承皆卷道崑壑休心息跡者耳今住持
智應祥符年中乃結前緒以謂獨覺小善皆聲聞之果

洪願普濟實如來之乘況今天下至大含生至衆十室之邑必有塔廟以奉薄伽之遺像一刹所建必據溪山以先邑落之勝處欽崇雖廣廢興在人不有莊嚴何以示教不有蕙募誰能同心當勤攝受共令成熟遂傾私楮得錢十萬命工計費作為層構上之為閣下之為堂其上望慈氏菩薩擬天宮次補樓閣重重之體其下為觀自在菩薩肖寶陀海岸人龍隱見之狀皆以大悲含物萬行利生大願堅固佛所稱歎將舉教以勸脩俾見

像而思果者矣散名檀施共樹福田羣言響答量力出貨堂皇門序四軒環合且是院也楚嶺之通衢章江之上津前瞰回波却視層阜脩篁叢布粉鮮玉立真物外之絕境也香火之緣泉石之樂居然兩適矣工既畢遣介齋書之銘旌其遠誠乃銘曰

章江之源 楚嶺之阨 粵有名藍 字之浮石
開榛百年 制度脩然 今得其傳 規模乃全
廣示慈力 衆所悲仰 三十二應 觀音之像

脫門空濶

願海深

利益世間

慈氏之心

辟容並列

遺芳克振

庶幾來者

虔恭起信

實義難窮

權言易從

違惡疎善

繫權之功

潭州興化禪寺新鑄鐘記

金鼓所以警衆也衆之攸居非夫疾譟大呼安能齊一
必以聲宏碩而遠聞者為其節焉京洛之制睥睨置鐘
節昏曉也舍衛之法衆集撞鐘節進退也則知鐘之為
用尚矣興化禪寺唐景福中所建其營造之因景物之

美則寺記存焉國家承天立極四聖繼統日月所照罔
不丕冒民去兵火之厄將百年矣由是僧徒之博識雄
辨者得以佛事率導其間故其金壁莊嚴之像梗枏輪
奘之室日完月構時興歲廣不得不益壯而增華也凡
百供器還視初制豈不狹小哉鐘之當易宜矣本朝銅
禁尤嚴私無銖蓄僧坊道具官為製而給之惟鐘之巨
則許入金而賦銅焉長老僧紹銑以易鐘事聞州內閣
劉公為之上白朝旨從之廼募信士得豫章朱氏捨錢

二百萬為檀施之首衆遂響從購良治於餘杭積勞數
千工用鳧氏之剝事皆素練以恭謝改元之明年正月
三日鼓鑄於寺之東隅羣僧讚咀以俟其成鄉坊士女
捐金錢以助其緣自寅訖已一鼓而就越三月陞之重
屋會闔郡僧俗食而擊之聲聞數十百里真招提之壯
觀也自鎔範及考擊之始予與羣官偕往視之既嘉其
工之巧而賞之仍鐫名於鉦銑之間紹銑又伐石乞詞
以誌歲時嘉祐二年四月日

武溪集卷八